讀史糾謬

讀史糾謬卷第四

溢陽牛運震撰

三國志

武帝紀

僅而破之此句欠老　祭而哭焉不成句法　闕宣聚衆數千人自稱天子徐州牧陶謙與共舉兵取泰山華費畧任城按謙亦一州牧安有與賊黨舉兵畧城之理觀後漢書本傳所載始與合從後遂殺之而幷其衆乃知謙因賊勢盛以計取之初與連和而後遂幷之也今直云謙與共

舉兵取泰山云云殆枉筆也　太祖父嵩去官後還譙避難琅邪爲陶謙所害按韋曜吳書曰太祖迎嵩輜重百餘兩陶謙遣都尉張闓將騎衛送闓殺嵩取財物據此則嵩非陶謙所害明矣今竟云爲謙所害亦枉筆　備之來東也陰與董承等謀反董承等謀泄皆伏誅按先主與董承等奉天子詔謀討魏武也安得謂之謀反伏誅邪此皆魏史官舊文而陳壽沿用之耳壽屬晉臣秉筆爲史即不能正討賊之義亦當有隱詞焉乃公然用謀反伏誅等字適見其悖而已　復進攻之羽降按關公爲曹公所虜而自

歸先主關公實未嘗降曹也　一篇之中初稱太祖繼稱公又稱王稱謂似失倫次　凡十五年而公破紹止此自妙又云天下莫敵矣殊失之贅　公自江陵征備至巴邱遣張憙救合肥權聞憙至乃走公至赤壁與備戰不利乃引軍還按吳志曹公自荆州還乃遣張憙將騎赴合肥與此不同當以吳志爲是赤壁之戰乃周瑜程普與備合力破曹公軍亦非備獨與曹公戰也　馬超遂與韓遂等叛遣曹仁討之按後漢書馬超舉兵背操操擊破之而誅夷騰族今但紀討馬超而不及誅夷騰事亦一疎漏　漢皇

后伏氏坐昔與父故屯騎校尉完書言帝以董承被誅怨
恨公辭甚醜惡發聞后廢黜死兄弟皆伏法此亦曲筆也
然如此等事雖魏史官極爲魏諱亦難爲辭矣　劉備襲
劉璋取益州遂據巴中按蜀志先主取益州在建安十九
年今云建安二十年彼此互異當以蜀志爲是　大醫令
吉本與少府耿紀司直韋晃等反攻許燒丞相長史王必
營此亦沿用魏史舊文也

文帝紀

改延康爲黃初大赦按此文簡則簡矣未免失之塞滯依

史例當云改延康元年爲黃初元年大赦天下　帝大怒
陵減死罪一等按文既云大怒下乃云減死罪一等書法
亦未允似有脫漏　春正月郊祀天地明堂乙亥朝日於
東郊按祭祀例宜日月兼祀今郊祀有月無日朝日有日
無月明有脫誤也　栖栖焉惶惶焉云云肅穆之氣可厭
冬十月授楊彪光祿大夫按文當云授漢故太尉楊彪
光祿大夫　初帝好文學云云按文帝典論自敘甚詳藝
能錯見卽著述亦不止皇覽一則紀但稱其文學且於文
學之事獨稱其皇覽不亦褊乎

明帝紀

以其母誅故未建爲嗣按明帝甄后子也篇首未爲敘明便無根據　直臣楊阜高堂隆等云云按史例未聞以直臣書者書其官足矣雖不能聽常優容之亦是史家周旋語似屬無謂　命爲登女此句未明登疑是人名　時年三十六裴松之謂文帝以建安九年八月納甄后明帝當以十年生計至景初三年整三十四年可彊名三十五不得爲三十六也

三少帝紀

何晏鄧颺多鄙賤之譏須節省之　葬懷甄后於太淸陵按
文當云葬懷皇后甄氏於太淸陵文愼郭皇后亦當依此
書法　自帝卽位至於是歲云云此括畧之詞定無確實
終非紀載之體　謀廢易大臣以太常夏侯元爲大將軍
云云按李豐等本謀廢司馬氏承齊王芳之旨也今云謀
廢易大臣詞有隱諱爾　百僚陪位者欣欣焉此句稱歎
毋邱儉等不得以反書諸葛誕事亦同此義　帝幸太
學與諸儒論辨易書禮記一段按與國事無關不必瑣悉
亦非紀體也　高貴鄉公遇弑之事人所共憤司馬氏叉

誣之以謀危太后之罪豈復有天道邪陳壽身爲晉臣書其事而不盡其詞猶之可矣乃詳載其所假太后令鍛其矯誣之詞助之凶逆眞無人心者矣　以顯儁萬國致遠之勳數語亦不成文理　天祿永終歷數在晉此等語繁輒可刪或云帝以歷數在晉詔羣公卿士云云可矣

后妃傳

後隨太祖至洛此自成句後人誤加左右二字　袁術傳

太祖凶問此句未錄

董二袁劉傳

董卓劉表二袁等筆法簡至自勝後漢書但卓劉二袁等皆漢季羣雄應入後漢不得屬之三國　布曰有詔此句禿塞後漢書云有詔討賊語意爲備　後漢書云剩虜敢物謂之摟牢又云築塢曰萬歲塢此等句似不可少三國志並不載　宦者或有行善自守而猶見及此句可刪

卓聞紹得關東乃悉誅紹宗族太傅隗等按後漢書卓誅紹叔父隗及宗族在紹起兵山東時當依後漢書爲是

劉表少知名號八俊按後漢書謂之八顧　表疑嵩反爲太祖說大怒欲殺嵩考殺隨嵩行者知嵩無他意乃止按

後漢書表釋嵩弗誅但因嵩而已今不載因嵩亦漏

呂布張邈臧洪傳

允曰君自姓呂本非骨肉今憂死不暇何謂父子按後漢書有擲戟之時豈有父子情也之句今不載似少神致

布自殺卓後畏惡涼州人云云按汜傕之亂因王允不赦涼州人所致不繫呂布也　卓死後六旬布亦敗按裴注據英雄記布以四月二十三日殺卓六月一日敗走實不及六旬　陳登宜别有傳不宜附傳傳亦太畧祇是元龍一生評語耳　臧洪豪氣壯節庶幾國士之風不宜與呂

布等同傳

二公孫陶四張傳

公孫瓚傳稱故太守器之又云劉太守坐事則太守劉姓也劉失其名氏敘亦不明　郭議以宗正東海劉伯安按此處不宜稱字　謙初與合從按文當作初與連和　瞀閭陽平已陷將稽顙殊不成語　今之走避鋒鋭非有惡意又以瞀本有善意此等句皆稱弱之極三國志語多光致如此等者亦希見矣然正不可耐　呂布滅洪陶謙公孫瓚張魯等俱宜入後漢書公孫度嘗臣附於魏景後滅

或可入魏志張繡張揚張燕俱不足立傳或附於他傳可矣

諸夏侯諸曹傳

淵遂戰死按淵爲黄忠所殺戰死者亦諱詞也　太祖辭讓按辭讓二字與此處事理不倫　卞太后謂郭后云云按魏畧有梁沛之間非子廉無有今日一語語極切著不可畧去　爽飲食車服擬於乘輿云云按爽侈僭踰制事之所有或未必如此之甚傳所載當是因司馬宣王取上罪狀而附益之不無枉詞　爽得宣王奏事不通句理不

順　桓範南奔爽宣王知曰範畫策爽必不能用範計此二語甚庸弱按干寶晉書曰宣王謂蔣濟曰智囊往矣濟曰範則智矣駑馬戀棧豆爽必不能用也較此爲佳　夏侯令女事可別錄之作列女傳　杜襲之輕薄尚良有以也此語突入無因不解所謂　元以爽抑絀內不得意云云按夏侯元李豐張緝共謀誅司馬氏此忠於魏室爲國討賊之義陳志作於晉時不無袒枉之詞不得爲信史也評語焉能免之乎按文當作焉能免乎　夏侯惇淵曹仁汶休洪魏室宗族之英俊者也茲有大功曹眞夏侯尚

魏氏宗族之庸劣者也其子竝以夷滅宜分別爲二傳斯位置得法

荀彧荀攸賈詡傳

二荀宜自爲一傳賈詡宜與郭嘉程昱同列　後漢書載彧勸操曰昔晉文公納周襄王而諸侯景從按此語於納獻帝事頗爲切三國志無此語　彧言荀攸當依後漢書作從子攸　太祖大怒出入動靜變於常衆皆謂以失利於張繡故也按此文迂曲不如後漢書之簡徑　南士知困矣後漢書作荆漢知亡矣較勝　荀彧本以飲藥卒傳

云以憂虞亦曲詞　詡實非貶甥按上文詡假以媢氏則
詡非貶甥明矣此語似屬可省　說子孫禮自成語病
詡嘗南見劉表表以客禮待之詡不爲留傳畧此事　各
有黨與有奪宗之譏句亦未鍊　二荀爲人品高而慮深
賈詡一時智謀之士耳片言說傕汜而厲階重結天下復
亂厥罪一何大哉殆愧二句多矣

袁張涼國田王邴管傳

袁張諸人並有行誼學術一時清峻之士不得以魏將相
諸臣等量之　然敬之不敢不禮也語頗嫌複　袁渙說

魏武詔民以義一段不切當世時弊敘述亦失之繁衍

世子執子孫禮當云執弟子禮　公孫度謀襲鄴郡一段

又顧謂茂曰二語語複出可省裴松之又以爲魏武定鄴

之後惟有遠征柳城事此時度已卒矣乃云聞曹公遠征

恐語誤也　淵勑功曹云云按此段祇是欲得能讀二京

賦者比方其手書耳不必如此詳碎　凉茂國淵不稱與

袁渙田疇諸人同傳　章報所言於將軍未美語未完暢

邴原傳太畧原別傳載原事矯矯俗表俱削之何也

魏畧有脂習郭憲傳亦王脩之亞也當附脩傳後　救恒

錫云云按文當有一範字　管寧傳載寧事行亦太畧

管寧義不仕魏以知有漢也清節高風漢末三分一人耳魏之徵書諸人薦書及寧辭官疏均不足爲寧光異宜詳載之殊不稱寧之高潔　管邴當別作傳此高士一流與田疇王脩節義之士不類張珩胡昭猶可以類從也　焦先漢末高士後漢書逸民傳及三國志並闕之

崔毛徐何邢鮑司馬傳

崔琰傳琰已築矣禍亦去焉一二語陋甚　琰本意譏論者好議訶而不尋情理也琰語本難解注釋究未了了　鍾

繇詰玠一段語意鄙瑣冗腐極可厭宜節删之　然於節儉之世最爲豪汰按魏世何得爲節儉此言亦乖　莫不爲助歎恨此句與上句文帝亦崩不連意未完足

鍾繇華歆王朗傳

歆知策善用兵乃幅巾奉迎按歆之迎策乃名士無用處傳特爲回護之詞　歆諫伐蜀疏亦是庸夫模稜之論所謂不切之陳言也　朗乃詣策策以儒雅詰讓而不害按朗以身爲漢吏宜保城邑則兵敗不當詣策朗之詣策其爲計窮折節明矣乃云策以儒雅詰讓而不害亦是回護

之筆　王朗言後宮覽云少小常被褥太溫一段鄙瑣可笑　王肅傳明帝不從使稱皇此何意未了了　王肅所上息民慎刑疏須從節刪徵徵之筆耳亦不成語　鍾繇開達理幹華歆清純德素王朗文博富贍誠皆一時之俊偉也按三人皆漢舊臣事魏爲三公臣節已不可問華歆黨惡協篡罪浮於王尋蘇獻且才質俱庸下錄錄從容坐鎮備員官而已烏得爲一時之俊偉乎

程郭董劉蔣劉傳

程曉大有文詞傳畧之　別傳載郭嘉少有遠量弱冠匿

名迹密交結英雋傳皆畧之　嘉策袁曹十勝十敗之說宜載入先主奔曹程昱請曹公殺之嘉獨以爲不可此時嘉識計出程昱上此段論議不可不錄　巴邱疾疫燒船故是文飾之筆　董昭傳敘事處多用四字排疊句此漢以後史法之病也此篇尤見纍重不能運動　劉曄議追尊號謚一事可不必詳載蓋曄之用謀建策卓卓關大計正不以議追尊號謚爲長義在當畧也　曄與明帝議伐蜀一事傳中闕之正不可畧　太祖以漢帝在許近賊欲徙都按魏武之欲徙都因關公威震中原故欲徙以避之

耳乃云以漢帝近賊直誣飾之說也　蔣濟所上察大臣近習一疏詞極繁衍條理卻未洞達閱之不了人意　放資因贊成之又深陳宜速召太尉司馬宣王云云按放資既贊成任爽又何故慫召司馬懿是放資依違其見邪不然則陳氏飾護之詞陳仁錫以爲放資本無請召司馬之事特陳氏事晉而爲二姓懼干禍譴故斡旋其說理或然也

劉司馬梁張溫賈傳

則雖稱弱無仰高之風詞句浮闊無當　卓謂則曰卿與

吾亡兒同歲幾大相負按此二語意思殊不了了　朗爲

告者所欺其說卓云流亡藏竄四關設禁正指其事卓所

謂鄉言有意者此也裴松之以爲客主之詞不相酬塞非

是　以朗爲伊顏之徒則如何望伊顏此亦語病　此皆

其流稱聲云云此字空指無實亦筆墨之疵

任蘇杜鄭倉傳

中牟令楊原愁恐按文愁字可省　於是譬人在外云云

數語廓泛絕不緊切　蓋興於爲已也此句註釋無謂

傳末附載吳璀任燠顏斐諸人舉其名姓而畧其行事遂

渙事無所見顧裴事載魏畧極可特爲立傳

張樂于張徐傳

紹軍潰圖懼又更譖郃曰郃快軍敗出言不遜郃懼乃歸太祖按武紀及袁紹傳並云郃等聞淳于瓊破遂來降紹衆於是大潰是緣郃等降而後紹軍潰也此傳謂紹軍先潰郃懼郭圖之譖乃歸太祖互錯不同必有一誤　太祖遂自至漢中劉備保高山不敢戰按漢中之役先主屢勝魏武敗還乃云劉備保高山不敢戰亦袒曲之筆　莫不望風語似未了　今假臣精兵按晃對曹公稱臣爲是裴

松之以爲于時未應稱臣不知何所見也　張遼樂進傳評語自謂有遺漏或亦有考據不詳處則舊志之過也

二李臧文呂許典二龐閻傳

備一旦燒屯去惇等引入賊伏裏云云按博望之役夏侯惇以輕進致敗先主以燒屯取勝今云備一旦燒屯去又云備望見救至乃散退誠曲筆也　吾不可以私憾而忘公義乎按文當省作吾可以私憾忘公義乎聞皆畏憚之閻字可省　褚白太祖賊來多云云此等語猶嫌其繁太祖以爲皆壯士也後又云皆劍客也句法嫌複　皆謂

其姓名也此句贅可省　龐娥親殺李壽事宜特載之列女傳　二李臧文許典等皆一時猛將也龐淯閻溫雖皆義烈之士其勇力材武本非諸人之比似不得同傳　龐淯閻溫當與孫賓碩楊阿若鮑出等三人別爲一傳志闕三人不載而龐閻列許典後失之

任城陳蕭王傳

言出爲論云云四字句堆排無氣　太祖狐疑語病未化性簡易不治威儀任性而行不自彫飾前後詞意不免重複　文帝御之以術語句不類正未知御何人以術耳

任城陳王等傳應在後妃傳後　蕭懷王不足立傳祇可於武文世王公傳載之

武文世王公傳

傳目未協當作武文諸子傳　有欲傳後意語殊稚甚

閨門之內婢妾之間多所殘害可省之間二字　曹冏上書不可不錄

王衛二劉傅傳

表以粲貌寢而體弱摧貌寢謂陋也史記武安者貌寢註謂貌寢貌負其實解殊迂曲　徐幹平生計載殊甚草草

載陳琳諫何進語亦若其槩　陳琳對魏武云箭在弦上不得不發耳此語殊有意致本傳不載　吳質處丕植兄弟之閒頗有機權至論陳羣不及司馬懿亦魏氏有關係人宜另爲一傳不宜以附敘了之　應瑒劉楨紀載亦苦太簡　王粲陳琳阮瑀劉劭等皆一時文學之儁故以類傳卽他史之文苑傳也傅嘏無他著述而識量清遠別是一則人物似不宜與諸人同傳　王粲傳附徐幹陳琳邯鄲淳繁欽諸人衛覬傳有潘勗王象等人劉劭傳有繆襲仲長統蘇林諸人並以帶敘綴記掩映生情傅嘏獨作

單傳體亦不稱

桓二陳徐衛盧傳

桓階傳公規密諫前後懇至此二語可省　維始謂官救兵當須衆集乃發而卒聞已至謂有奇變宿謀按此則姜維不知魏軍之至也後又云維果三日施伏夫姜有不知兵至而設伏者乎殆自相悖異而不通矣裴松之說　高貴鄉公之弒陳泰對司馬昭語侃侃持大義惠削之爲司馬諱爾　大赦蕩然按蕩然二字可省　及東城辭孫策袁術之命還此句澀晦不明　都爲孫權所圖於匡奇按

於匡奇三字似贅　武聲遠震云云數語嫌繁　與登班心於太祖語雅氣

和常楊杜趙裴傳

和洽論毛玠被謗事語太繁衍便是漢以後史家文字杜襲之父杜根事跡極有可錄且踪履奇雋應爲立傳魏略載裴潛爲人材博有雅要容終無所推進故世歸其深而不宗其餘此數語括潛生平宜增入　評語板率絶無意致

韓崔高孫王傳

崔林傳載考課議過於繁衍詞亦疎闊可刪省　議孔子祀禮極駁記載亦不明晰　高柔傳煩病其繁親籍禮焦子文事亦平靡無氣瑣瑣可厭　魏武徵行察吏嘗以表授高柔此事於傳中點染亦自有色惜未之載　柔拜丞相理曹掾掾令諸極平蕪無可刪　柔諫禁殺禁地鹿疏膚濶不切　劉龜於禁內射兎當時禁令殺禁地鹿者身死二事正可連敘生情　若欲使必也無訟不成語　忍不可忍此句可省　其公心如此句俚俗

辛毗楊阜高堂隆傳

辛毗對魏武策二袁事固極明暢猶嫌繁衍諫伐吳亦然

軍還倉卒爲備不周此爲魏氏周旋文飾之詞非史家

信筆　討超妻子按文討當作殺　超又不死當作超又

未誅　姜敘之母勸敘早發按列女傳載敘母勸敘言詞

慷慨志未叙入　列女傳載趙昂妻王氏事亦可錄　怨

於不齒句未甚分明　使國亡而臣可以獨存云云此等

語可削裴松之以爲一表之病良是　高堂隆諸疏引據

典博居然儒者之言但於時事有不切透處中間極可刪

省

滿田牽郭傳

故太尉楊彪收付縣獄云云及因此得了更諧寵按楊彪三公也豈可妄加考掠寵以此爲能酷吏之用心耳乃謂楊公以此得出殊失事實楊公之出孔融直言之力也何關寵事邪　冀其不久語不分明　必於其衆中有自大之言拙滯不成語　田豫傳孳叛之智云云引喻不倫凶邪之謀不遂聚居之類不安二語排整此後代史書氣習　以爲豫克壯語未老　郭淮傳故計遠近爲藩語不明晰

徐胡二王傳

家家豐足此不成語　盧欽著書稱邈曰按著書二字可省　是世人之無常而徐公之有常也按文省此二語爲老　胡通達長者也寧有子孫不按通達名敏賀之父也突見此語令人不解所謂紀敘頗失元本　罪人斯得不似史冊紀事語　每軍功賞賜散之於衆云云與後文家無餘財意複可酌省之　王昶戒兄子一書似無關於當世之務書詞亦沿常襲故無甚警卓之議可不必載即載亦宜節刪　青龍四年詔欲得有才智文章云云按此處

敘詔旨失之太繁　范句對秦客誤用按國語乃士燮事

淩流稱青土云云文筆弱甚

王毌邱諸葛鄧鍾傳

乃令誕儉對換按對換字俚　誕欽屠戮尋亦生禽三叛

皆獲天下快焉按誕欽皆以舉兵討司馬氏計泄事敗身

見屠滅不可謂非魏之忠臣也傳云三叛皆獲天下快焉

此亦陳氏枉飾之詞　魏末傳載誕對賈充之言侃侃忠

直陳氏皆削去豈得爲信史邪　鍾會少敏惠夙成夙職

字甚複　蔣濟著論謂觀其眸子足以知人按此論本於

孟子不得爲蔣濟之言且此處言蔣濟之知人爲下識異鍾會地不必言觀其眸子云云也　稽康見誅以爲會謀功邪罪邪此語甚爲無謂　鍾會傳大概冗放非簡練用意之作　文王欲遣會伐蜀云云此段追敘文王與邵悌論議極有關係但詞句冗覆繁曲似未加琢鍊

方伎傳

凡說此輩無不如言云云按此數語鄙蕪太不成文　有蹉跌云亦不成語記王肅等以證建平相法之不驗眞無謂也　周宣以占夢顯傳首當標明其術以爲一篇領要

乃爲得之　以宣爲中郎屬太史嘗有問宣曰按此問宣

及後文語宣云云皆目當時太史爾文意殊不了了不知

所指何人　華佗傳中閒醫案從後漢書删載數段頗較陳

志爲簡至太祖聞而召佗佗常在左右云云按此當與從

文太祖得病篤重連敘自見融貫便得佗被禍本末矣今

隔作兩截失之　馬鈞亦可立傳郤儉甘始左慈等亦當

附錄　管輅傳較華佗傳筆致不及　管輅傳次敘繁衍

事極奇詭文少生動尚非盡變極致之作　老生者見不

生云云二語不佳亦不可解　射覆事當以類從燕卵蜂

箕等移與後文十二種物連敘爲長

烏丸鮮卑東夷傳

傳目當作東北夷傳　移地支龍錫拔移地者以移爲質如云舟地粉地之類裴註以地應爲錫失之　記述隨事豈常也哉此眞無聊之詞可謂泊而無味

劉二牧傳

劉焉傳應在後漢書即列蜀志亦宜次於先主之後不應公然在前也如以劉焉割據在先而列之卷首則袁紹陶謙等皆可列於魏武之前乎必不然矣焉璋父子也以焉爲

統璋可矣今稱劉二牧亦不倫黃權諫璋迎先主數語宜載入[illegible]璋斬張松勅諸關勿復通先主此先主所以還兵擊璋也此段不可少應照後漢書添入

先主傳

先主後主傳茲以編年紀事實紀體也降之爲傳屈於魏也史記於項羽公然以本紀列於諸帝之前壽在晉時已非魏臣卽不帝蜀其敘先主後主亦宜別有名目如晉載紀之例而乃以傳貶之邪況壽曾爲蜀臣者乎　先主世譜章章可考宜敘入　會見使未發事覺承等皆伏誅按

上文受詔討曹公可謂正矣而猶枉其辭曰伏誅甚矣壽筆之不直也　時又疾疫北軍多死曹公引歸按此亦回護曹公語　斬淵郃及曹公所署益州刺史趙顒等按張郃死於木門之役在建興九年定軍之戰郃未被斬也若以斬淵句斷則郃及曹公所署益州刺史趙顒等句不成矣　先主歛衆拒險終不交鋒云云按此數語非當日事實爲曹公諱敗爾　諸臣勸即帝位二表徵引圖讖符祥等事鄙瑣之甚不及請進漢中王表多矣或非武侯所爲

置百官立宗廟祫祭高皇帝以下按蜀漢官制祭祀必

有制度可觀而壽志茲從闕畧且誘爲蜀不立史夫蜀郎不立史譙周秦宓之屬豈無紀載者況壽爲蜀臣會親見其朝野政俗者邪　先主遺詔宜備錄　評語非惟覬利且以避害云爾殆以英雄謀畧而目爲猥瑣小丈夫之行態亦陋矣　先主雄畧過人而創業未半卒以帝室之胄終於偏安當於篇末總括平生併及其軼事乃爲詳備

後主傳

五年三月詔宜載入　四十餘年事蹟草草便了殆壽以蜀爲偏安之國不肯深討備採耳乃云國不置史行事多

追將誰欺邪　傳載景耀元年史官言景星見於是大赦改年則蜀有史官明矣評語乃謂國不置史注記無官豈非自相矛盾邪經載十二而年名不易按年號屢易固非盛事即久而不改亦無關於政績如以年名不易爲美則建武建安皆久於年名者豈前史以此夸勝邪況後主四十年中年號三易即經載十二而年名不易亦未足爲久乎　征西大將軍魏延與丞相長史楊議爭權不和舉兵相攻按延之舉兵叛也當以叛書而云相攻則延罪未減矣而可乎　三年秋九月追謚故將軍關羽等四年春三

月追謚故將軍趙雲按諸人之謚均未明載亦闕漏也
贊嚴未發四字可省　譙周降書安樂策命極可不錄陳
壽作志不爲蜀漢惜其亡而爲魏晉夸其勝衷私淺淺其
可以無責耳矣

二主妃子傳

后妃諸子宜別爲兩傳糜夫人孫夫人並當有傳壽爲此
傳殊草草史家義例亦未明　魯王永梁王理並不詳其
何出闕畧特甚　北地王諶抗節殉國何其烈也君子謂
先主有孫矣何不特爲立傳　評語亦寥寥且云紀錄以

究一國之體其苟且草率之意殆情見乎辭矣　咸熙元年承東遷洛陽云云此蜀亡以後事也亦須點明　漢晉春秋載魏以蜀宮人賜諸將李昭儀不屈自殺亦卓卓義烈事當錄入妃子傳

諸葛亮傳

於是與亮情好日密此通泛語未盡當時君臣相得之情

共上高樓飲宴之間令人去梯按此數語殊冗俗且此事本無須詳悉如此　取漢中治蜀郡定南蠻皆武侯功績之大者傳悉畧之　後出師表何以不錄或云後出師

表諸葛集不載後人得之別書爾　謖違節度舉動失宜

按此亦約畧之詞非實錄也　戮謖以謝衆按武侯之戮

謖所以申明軍法也傳云以謝衆似借戮謖以文過者此

語病也　九年亮出祁山以木牛運按漢晉春秋此年武

侯出祁山屢勝魏軍司馬爲之不出傳悉畧而不載殆以

蜀勝爲魏諱也其如失事實何　諸葛氏集目錄按此段

標諸葛集目而綴以表文大非史體　諸葛傳本住橫插

此段表贊隔裂不成體製文格之害亦不悉矣　立法施

度整𣷹戎旅云云按此段頗悉武侯治蜀條規何不塡入

本傳　上諸葛集表可删去或附載評語之後另作一則表稱時之名將無城父韓信又云天命有歸不可以智力爭皆信然矣至謂亮才於治戎爲長奇謀爲短當時武侯以弱蜀當強魏屢有戰勝攻取之功其爲奇謀何可少哉矧戎事以用謀爲上安有奇謀短而猶稱長於治戎者壽非惟不知武侯抑實不知兵者亦適見其見之乖而言之謬也　壽於武侯出奇制勝之畧皆闕而不記宜其謂應變將畧非其所長也　美聲溢譽有過其實此二語贅文可删　自瞻厥建統事云云按壽稱瞻厥等將護黃皓無

能匡嗇又云建不與皓和好往來牽曲游移誣善之文宛然或指壽嘗爲瞻所辱因以歸惡諒不枉耳　盡忠益時者雖讎必賞云云硬排四語板拙之極　管蕭之亞亦非篤評前人已論之詳矣

關張馬黃趙傳

察其心神無久留之意按此句稚弱之甚　關公好左氏諷誦畧皆上口實古名將之解大義知文字者也本傳未之及別志記關公軼事頗多傳悉不載　張飛字益德或作翼德　張飛傳亦嫌其畧　飛嘗都督表報先主先主

關飛都督之有表也曰噫飛死矣按此數句文義甚生動眞不讓班史第飛嘗都督表報先主一句極可删豈不更爲簡妙　馬超名家子漢末驍將寫來亦少精神　馬岱宜爲立傳或附於超傳後　馬騰爲曹公所殺超乃起兵攻曹至潼關本傳未敘明殆有所諱邪　黃忠老將勇而能謀取西川定漢中多賴其力本傳殊爲草草寥落無色　趙雲别傳載雲從先主本末及辭賜田諫東征皆卓然識大體至據漢水拒曹軍其功大矣本傳悉未之載甚矣其畧也　關張智勇忠烈可以拔山岳光日星矣壽評

以爲有國士之風其不知關張孰甚焉抑不識壽所謂國士者爲何等也

龐統法正傳

傳於統鑒別人物極詳稱之然統之所長正不在此取川之計由統定之傳未具載　璋果如正言云云按此段文義苦繁祇可云璋果不用度計足矣　又爲其州邑俱僑客者所謗無行按無行二字贅文可删　後因璋聞曹公欲遣將征張魯之有懼心也句累重欠爽朗　近則懼孫夫人生變於肘腋之下此句亦可删孫夫人卽剛而好兵

亦豈能生變肘腋邪　如何禁止法正按文意法正當作
孝直　初孫權以妹妻先主云云按此段與法正事無關
涉不必錄於此正可別錄以爲孫夫人傳　就復東行必
不傾危矣按文義須此二語事理方明盡然去此意趣更
含蓄

許麋孫簡伊秦傳

始領兄事穎川陳紀云云按此段無關事體極可不載
彼有其具與欲釀者同句極拙致應省與欲釀者句　勞
事無道之君乎此句意味了了　麋孫諸人傳並簡略秦

宓傳獨病其繁殆貪宓之文詞以爲夸靡邪　宓答李權取戰國策極非篤論內有成湯大聖定公賢者云云皆淺學詞病本不足錄答或疑宓揚文藻一段猶無謂答夏侯纂一段亦覺其繁但於傳末括舉其目足矣　先主將東征吳宓陳天時必無其利此有關國事之言傳畧舉之其餘文贅詞反極爲鋪陳何也　宓與張溫談天一段亦小說家言

董劉馬陳董呂傳

零陵先賢傳載劉巴事極有可採者傳悉畧之　馬良馬

謖傳事多不載亦太草畧　武侯傳云戮謖以謝衆謖傳云下獄物故二傳不同必謖傳誤也　論者皆言以爲宜令爲先鋒而亮違衆拔謖則深求武侯之短而甚其詞也其爲衒誣之文顯然　武侯之戮謖未爲失也觀武侯曉蔣琬語知之矣習鑿齒乃以爲譏仍爲未達　蜀人無不追思允按文義止此自妙後敘黄皓事可省陳祇可另作一傳　謂爲自輕由句不可解

劉彭廖李劉魏楊傳

劉封彭羕等皆搆怨叛貳之臣宜列於諸傳後　普遠之

姿才容觀複字可省　孟達與封書事理本不足採詞亦冗凡可刪去　封不從達言按封之拒達猶有人心尚可節取壽意惜其失計悖矣　申耽降魏云云按二申之封不必錄於封傳　先主責封之侵陵達云云按先主怒封爲其不救關公也壽以爲責其侵陵達亦失之時達已叛蜀降魏先主於達何愛哉　葛亮慮封剛猛按文漏一諸字　劉彭諸人傳中應添入孟達　後又爲衆人所誘毀於州牧劉璋何極拙滯　超羇旅歸國常懷危懼云云按馬超歸蜀已久問彭羕之言特不平於心而表露之今云

羈旅危懼云云殊失情實　原延意不北降魏而南還者

蓋云似爲延剖解殊屬不必平日諸將何意不分明　歎

詫之音發於五內云云歎語省之更老

霍王向張楊費傳

小人頭可得城不可得按此語慷慨勁激之詞卻自是稱

爲小人殊不相類　各保全一方舉以內附按霍弋舉城

降魏無可稱者而壽以保全一方予之何也且別史載弋

聞成都不守素服號哭及聞後主東遷然後上表歸魏此

又惜詳著之卻畧而不敘何也　優游無事垂三十年裴

注以爲三十當作二十　有器裔之色不成句法　費詩諫稱尊號及諫武侯與孟達書多侃侃正論評以爲率意而言亦未允

杜周杜許孟來尹李譙郤傳

孫爲議曹從事侍坐云云此段載先主與張裕相嘲仍是說鄙俗俚之言　又問周曰寧復有所怪邪云云此段取義鄙淺無謂　周緣瓊言觸類而長之云云按此下俱可刪先主諱備其訓具也後主諱禪其訓授也如言劉已具矣當授與人此皆譙周穿鑿附會之說何足錄　光之指摘

痛癢痛癢字關人不切　譙周傳載周勸降事特詳且云劉氏無虞一邦蒙賴周之謀也按周策蜀歸魏甘蹈輿櫬之辱失君死社稷臣死封疆之義殆愧申包胥文種多矣壽乃以此褒周不亦悖乎　子嘗爲本郡中正清定事訖求休云云按此段夾敘已事以述周語似記序體他史傳所無也太史公往往有之亦多在贊語中後人不可效如此文當云周常語壽曰云云可矣　正不爲皓所愛亦不爲皓所憎語殊板滯　杜周杜許等並當時博通經術之士所謂一方文獻也譙周非不淹博該達獨至鄧艾入蜀

力主降議不知有名節廉恥事眞小人之尤者其儺國論勸降疏多有背道逆理之言又雜以術數讖兆之事鄙俗特甚以此列之諸人傳中實有愧色　壽評譙周淵通有董楊之規證壽之所志可知矣　二子處晉事少在蜀事多云云此以著二子之列於蜀志也然不必

黃李呂馬王張傳

有違犯之事句欠老致　　　忌識見多如是類語似未完備

是歲延熙十七年也按此句與上文不相連竑葢爲李簡請降事起端然句意亦不合

蔣琬費禕姜維傳

琬見推之後夜夢有一牛頭云云此段夢兆事極鄙瑣可刪　鍾會蔣斌往來書牘亦可畧　允有難載之逸句詰曲欠老　郤正論姜維一段不得姜維要領可以不載

然猶未盡治小之宜居靜之理也按蔣琬治蜀道守畫一外抗强魏內輯民人可謂得治小之宜居靜之理也許以爲未盡誠不知其何謂也　姜維承武侯之烈屢伐中原以弱蜀而抗强魏志不可沒評語謂其翫衆黷旅眞庸夫之見也

鄧張宗楊傳

維大怒曰為蛇畫足按維勝而不止正為蛇畫足矣今乃云然似有誤者　戲以延熙四年著季漢輔臣贊云云按戲諸贊自可錄然諸傳已畢載於篇末評語之後可矣今並錄於戲傳而列鄧張宗楊之評於諸贊之後似失章次古人作史傳抄錄他人論述或於篇末別作評括之體皆有編次鎔化之法如太史公秦本紀末採賈生論管蔡世家之末有諸世家總論本末次第何等分明尋採楊戲蜀臣贊以補列傳之所不及立意甚善然篇次紊矣　王嗣

常播衛繼三人宜附於鄧張宗楊傳但列於諸贊之後亦失位置　費觀吳壹楊顒等注語載其行事頗有本末乃云失其行事不爲立傳何也　傳彤程畿所謂貞亮死節之臣也何不爲立傳

孫堅傳

卓將疑人謂耳語恐卓見疑也然語未明曉　咨聞軍至晏然自若謂咨不應調發也語亦未明　無求不獲四字贅可省　吳錄載堅救陸康事亦須錄入　單馬行峴山爲祖軍士所射殺按英雄記堅輕騎尋山討呂公公兵下

不中墜頭堅死於呂公非死於黄祖也宜從英雄記　皆

傾心敬焉按文敬字可省　且割據江東策之基兆也云

云按權稱尊號追謚其兄爲王子封侯爵尊崇之典不可

謂不至壽以爲僉亦非達論策之基兆也意在歸功於策

而文義殊未明順　策初下江東兵威甚盛江表傳載其

事頗詳志則畧之

吳主傳

惟瑜肅執拒之議意與權同語未明鍊　公燒其餘船引

退云云按赤壁之火吳人爲之也燒舟自衛此曹公勅吳

部曲書假爲此語以文其敗耳壽作吳志亦襲其說寧足爲信史邪　羽猶豫不能去按關公之圍襄陽乃以藥勝之師能進不能退耳其所以致敗以無後繼也壽以猶豫不能去爲關公咎過矣　羽僞降按關公之保麥城特以勢孤遁走非僞降也　改年爲延康此句可省改元爲黃初放此　黃龍六年詔議遣丧不俟代者罪此自孫權朋命當時識者科以大辟罪悖已極此段詔奏似不必悉敘應從括省　史記十二國世家諸國參互相紀所以考年徵事此史例也三國志正宜用此法如以吳志參紀魏蜀

事乃爲得之志於此處未免草畧　羣臣奏曰昔武王伐紂云云冗文無謂可省　權責諸葛瑾等詔冗複繁瑣似不必悉載江表傳載權語粹自之狐云云何等明快勝此詔多矣　評語稱權忖多嫌忌果於殺戮按之權平生行事亦未見其然

三嗣主傳

是歲於魏嘉平四年也按文於字衍他做此　督與禁兵權傾人主有所陳述敬而不違於是益恣按有所陳勢以下三句可删　孫休欲與韋曜盛沖講論道藝一事紀載

冗繁述休答張布語往復纏綿殊無關要俱從失之瑣

而已可節省　何至叩頭乎此句俚稱之甚　自嫌瑕短

云云數語與前文亦恐入侍發其陰失爲複　次子汝南

王云云按休諸子皆有名今俱缺之　會稽太守車浚不

出算綹就所在斬之按江表傳浚以民無資糧表求賑貸

獲罪今但云不出算綹未悉其枉也　孫秀一欵頁有六

國黍離之感宜載之篇末更有生情處　鐵鎖沉江事亦

應敍入　評語重繩不能遲至以舜禹責孫皓迂遠不切

適見其淺而已　豈非曠蕩之恩云云評語贊揚晉德諛

美之詞無謂之甚

劉繇太史慈士燮傳

劉繇駐保豫章與吳抗敵士燮作守南越爲吳外藩皆不在孫氏將相之列同傳可也太史慈已效命爲吳將銜鋒破敵黃蓋甘寧之輩伍也似不宜與繇燮同傳　由基諫爭謝以得免按文稍繁宜省作由基諫爭得免可矣　欽太史慈藏章事以先聞者爲善是爲吉凶禍福等耳等語說利害曲折處殊未痛快　吾不獨受此罪云云詞句過繁　我若用子義許子將不當笑我邪按此語無本據讀

之不知其所謂也

宗室傳

宗室傳文應速妃嬪傳在三嗣主傳後　壹入魏黃初三年死按魏志甘露二年以孫壹爲傳中車騎將軍云云本傳壹黃初三年死誤也　按魏志甘露四年車騎將軍孫壹爲婢所殺本傳黃初三年當是甘露四年也　由亮養子脅咨述故云此句可省　孫匡舉孝廉茂才未試用卒按江表傳匡爲定武中郎將不得爲未試用與本傳異

孫翊妻徐氏爲夫報讎何其智且烈也翊傳不載亦大恨

事

張顧諸葛步傳

昭欲嘿而不宣云云數語拙滯　凡在庶幾之流云云按庶幾摘用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之語庶幾言近也單用之究成空文詖詞所謂不可爲典要者也然殆庶幾庶幾晉人每用之　瑾與備牋云云先主征吳之師本爲報讎義舉非瑾說辭所能迴駐而意思疎闊詞句拙澀裴松之所謂載之於篇實爲辭費也　又別咨瑾曰云云此書論曹魏國事與漢事無涉載之瑾傳亦覺不類　潁川周昭著

書云云昭書稱步隲兼及顧諸葛諸人附之評語之末乃爲位置得所史漢體例於此每每不苟

張嚴程闞薛傳

張紘操行持品在孫吳諸臣之上吳書載其行事本末頗詳本傳畧而不著更須補入　西使張奉於權前云云按此段拆字掉文譏諷之詞殊傷大雅祇可入小說家言非正史體也　薛瑩詩是薛氏父子之體然不佳

周瑜魯肅呂蒙傳

周瑜說孫權拒曹送質一議載江表傳不可不錄　赤壁

之役初建策拒曹公者魯肅也瑜傳謂瑜擯衆議建大計不云肅先有謀似爲沒肅之善　知之必顧此句可省

遂相親結定僑札之分按文定僑札之分五字可省且似書牘中語施之史傳不類　規模如此此亦自無嫌何者北方誠多務也此數語省之更爲簡到　非肅謙下不足稱歎不成句　得曹公欲東之問語亦欠老　武侯過江東結孫權魯肅招之也武侯傳曰亮以縱橫之計說權權乃大喜肅傳載肅勸先主與權併力此自二國史官各欲揚其本國之美故載記不同耳陳壽因之未有更益也裴松

之以爲非載述之體要在後人參互觀之耳　坐有一人

曰云云此傳疑之詞既灼未定究不鄭是人爲何人非徵

實之體　江表傳載瑜臨終遺表吳書載魯肅與關公會

語俱勝本傳　周瑜魯肅皆江東人傑也呂蒙將士之雄

者較瑜肅又下一格似不可同傳　官鑑雖公此句可省

江表傳載權勸蒙勸學一段亦應補入　權評瑜肅蒙

三人優劣亦未允當　評語云云非是

程黃韓蔣陳董甘凌徐潘丁傳

赤壁之役蓋功最著宜詳敘今以語在瑜傳一語畧之

吳書載赤壁之役蓋爲流矢所中寒墮水爲吳軍所得事最詳似宜敘入　江表傳載權謂周泰語極懇痛似不可畧　畢使復服此句可省　信厚言薄直不成語　表欲得戰士之力句亦可省　載陳表事頗傷於繁　於是莫敢干干字亦未穩　孫權加異同於舊臣一句中同異二字未叶殊爲語病　祖今年老云云此段多用四字排語失之板滯　涉水卽是吾禽此句可省　甘寧百騎刼營爲本來猶未生動盡致尚不如江表傳　敘陳勤陵辱凌統爲統所殺一事亦傷繁碎　統於合肥津將陣被權寫來

亦板拙　凡此諸將語輕率失體且廓泛無主名乍讀不知其何諸將也不如他傳之簡勁

虞陸張駱陸吾朱傳

時城中有伏計何意未完暢　得兌下坎上節五爻變之臨按文可省祗云得節之臨可耳　當今無輩亦蹇塞不完語　老夫託意君宜明之此語亦不可解　懼無張老延譽之功云云二語祗是浮靡之詞　溫上蜀主章稱須太過本屬非體詞亦膚廓可厭乃云劉甚責其才何也

駱統理溫表繁複軟靡中多佶屈塞晦詞不達意之文乃

備録之何也　人非溫既殷勤臣是溫又孥閉此等猶不可解　權咨嗟將率發憤歎息追思云云語意絫疊正不耐讀　詔潤擄潤字可省

陸遜傳

羽矜其驍氣云云四字排句殊不流亮　有謙下自託之意語欠老致　空殺兵耳俚句　及太子有不安之議語亦稺弱　先主傳載猇亭之役敗於陸議本傳作陸遜遜本名議改名遜也宜作陸遜爲是　拜鎭軍將軍都督西陵自關羽至白帝按益陽名瀨關羽瀨此文脫一瀨字或

當作益陽也　漢晉春秋載陸抗與羊祜敵國交好遺酒饋藥推心不疑有古人之義本傳闕之

吳主五子傳

權爲之降損句亦未明　遠近嫌其不能留意句未完暢正不知留意何事　權沉吟者歷年沉吟二字不明　期當使勝他人語殊稚氣含糊難解　和霸不穆之聲聞於權耳句亦俚稚　疑其或然居心所存俱不成語　五子傳應次於宗室傳後

賀全呂周鍾離傳

周魴誘曹休所陳七事詞理詳雅託於拙懇易爲發動但中間亦有虛文蔓旨極可節刪處　豫章臨川並受其害裴注按孫亮太平二年始立臨川郡是時未有臨川也

潘濬陸抗傳

主開太子登已數言之而不見從何拙滯　皓聽凱自視皓何法亦拙　子連從荆揚來者得凱所諫皓二十事云云按凱後表曾否宣上固未可定當是凱已手著其稿不妨續列前表之後而仍用傳疑之筆以著虛實難明之故似爲得之今硬入子連從荆揚來一段隔斷前後體例不

叶且既云不著於篇又云鈔列傳左自相舛背舊史中亦未見有此也

是儀胡綜傳

孔融嘲儀言氏字民無上云云此語殊詣不經且是儀改姓未必因此不得著之史傳　鄰家有起大宅者云云此段橫插中間意雖相屬而文勢中斷似宜另置之　綜乃僞爲質作降文三條云云按此降文乃僞作也會質已入爲侍中事未施行無關大體不足稱也錄其文者特愛其詞之宛雅爾　其和協彼此使之無隙按權與張昭爲君

臣不得稱彼此使之無隙亦成弱句

吳範劉惇趙達傳

後羽在麥城使之請降按關公無請降之事　竟效如此省此句更有意致　吳有皇象嚴武宋壽曹不興鄭嫗與吳範等三子並以方伎精妙號爲八絕宜附載傳末以廣紀聞　君子算役心神宜於大者遠者按史家不遺方伎者以小道必有可觀也今謂君子務於遠大此語雖腐迂之儒皆能道之何必沾沾拳尚以若所云則方伎之士俱可畧而不載邪

諸葛滕二孫濮陽傳

恪父瑾面長似驢按人面無似驢之理孫權特以其面長故以驢誚之耳今附會其說遂云似驢於義爲乖矣　恪知遜以此嫌己云云語極肅軟且未完盡恪與遜書所陳忠厚平允之旨非其本心特飾爲善言以要名欺世耳但以廣其理而贊其旨爲言失之　欲必爲之辭語欠明暢

恪題論後云云按題論後三字可省　允不知峻陰計謂恪曰云云按吳歷云允勸恪還恪曰峻小子何能爲邪與本傳異當從吳歷　恪允峻琳並柄吳政其事爭權峻

殺恪琳殺允事相關連正可同傳濮陽雖以丞相被殺卻與恪允二孫無交涉情事插入濮陽頗爲不倫

王樓賀韋華傳

晧疑而不悅按蕃沉醉頓伏晧不悅有之無可疑者疑字可省　蕃有威嚴按蕃以醉頓伏僥易至矣何得言有威嚴　其痛蕃如此按陸凱上疏訟蕃未言如何處緒遽云其痛蕃如此殊非紀序之善　元一身隨奕討賊云云裴松之以元之淸高未必以安危易操何緣便拜張奕竊以爲遭離虧節或亦有之但既改節苟活何緣於奕死之後

見勑督還便自殺邪江表傳云皓命奕鴆元奕不忍致藥元日嘗早告元元何惜邪即服藥死所載似得其實 華覈爲孫皓勑迫作草文事與文俱無謂不足錄

三國惟蜀無舊志魏有魏書吳有吳書皆當日本國史臣所纂修也陳壽殆於舊本刪潤成書其於紀述大體稱本國貶他國過情失實之處多有未暇改正者也

讀史糾謬卷四終

蘭陵門人張桂林校刊